

很早之前,我就着迷于一首写得
好,译得亦很可爱的诗:“谁曾见过风?你我皆不曾。但看木叶舞枝头,便晓风穿过。”后来才知道,出自英国女诗人罗塞蒂。这几日是春夏之交,特别闷热,我便常常会忆念起这两句,觉得它与导演们早期的经典教诲“若要表现微风,莫如去拍水面上的涟漪”很相似。当一面在郊外走着,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地吹,我突然思考起一个问题:在没有现代科学常识的条件下,人们该如何解释“风”呢?

有一期中央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让我记忆犹新:“博士爷爷”竟用复杂的、大人也未必能听懂的科学原理向提问的小朋友解释了台风与龙卷风的形成原理,让我一时间莞尔,真是难为双方了。

相形之下,科学素养不够的我还是更喜欢鲍尔吉·原野的词句:“每天,土地被风无数次丈量过,然后传到牧马人的耳边。”但老家是乌兰察布的邻居大伯失落地告诉我,内蒙古的风近些年已不遭人待见了,真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还是他年轻时的所见更标致。

读过西方文学作品里关于风的出色段落,首先来自帕斯捷纳克,他将风雪和渔网联系在一起,宛若一幅巡回画派的油画:“这时变天了,起风了,风播撒着严冬二月的雪疹,落在地上的雪疹组成8字形的线桃,在海上缆绳和渔网就是这样的层层叠叠在一起的。”而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更像是一幅水墨画,水准亦丝毫不差:“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脚步的迁移,更来得迅速了。”但这两段,都不及女作家莱辛写得震撼:“当火舌贴近身边的时候,总会在刹那间爆发出我们称之为灵感的东西。这要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追溯到缔造了我们和我们世界的大风。”

正如莱辛所言,火和风是朋友。需知过去景德镇的窑室里,进风的速度与窑器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譬如无风多雨,闷热潮湿的夏天,窑内进风量小,柴因缺氧而燃烧不佳,瓷器的次品率往往居高不下,到了秋高气爽的九月则会让人满意许多。

敏感的创作者往往会关注到一个事实:许多自然动态都由风而起。还记得第

一次看李唐那幅著名的《万壑松风图》,感觉“万壑”与“松”皆有了,就是欠缺对动态的风的表达,反倒是当代艺术家冰逸的借用一长卷铺纸的《风的形状》来得更直观些。波尔坦斯基曾在智利沙漠里用不同高度的金属杆悬挂300个日本铃铛,各自相距一米多,铃铛布局还参考了星座方位。风起时,他拍摄下了这一铃声磅礴的壮观景象,然而不讲情面的沙漠风暴很快就将作品吞噬。此时的风既是帮手,也成了敌人。

我们老祖宗的经典里实在讲得高明,没说力拔山兮气盖世、“荡涤发烺”之类的语,而是极度凝练地将巽(风)的属性归到了一个字上:“入”。为什么?风的强大非是固态的,主要在于无孔不入的灵巧机智。面对再刚硬的山,它也能从缝隙中深入,从内部瓦解你,谁敢说不害怕这样的敌人?

多年前去嵊泗的船上,遇到一对父子在对话。儿子问爸爸,海里的谁最厉害?是大鲨鱼、大海龟,还是张牙舞爪的大螃蟹呢?那爸爸笑眯眯地回答:是大章鱼。“为什么?”它手臂上的吸盘可以抓住任何东西,尖锐、光滑都不怕,还能“蹭车”跟着大船大鱼走上千里;到了危急时,再小的缝隙它都能钻进去。你说厉不厉害?

这解释果然杠杠的!我却没料到,他接着补充了一句更精彩的话:“大章鱼最厉害的地方呀,是吸盘从来不会把自己给吸住。”“太对了,一时间还真无法反驳!”

这不,我家小侄子来家里闹腾,指着电视机里的画面问开了:“你说呀,又没有人牵着那龙卷风,它为什么一直转个不停呢?”大概他联想到了常玩的陀螺。我灵机一动想起了大章鱼,马上接茬作了比喻:“你不是最喜欢某某动画里的章鱼海盜吗?龙卷风就是大风章鱼的触角把自己给吸住了,没错的!”

“台风”(强热带气旋)一词的起源,本来就比希腊神话“东西南北”的四大风神(有点俗气不是吗)形象得多,作为地母盖亚之子,他不是神祇或俊男美女,竟是长着百个龙头的怪物。我想,小崽子念书后大概会读到的吧。反正,望着他眼下自个打转不停的兴奋劲儿,我心里满是小小的得意,觉得自己比“小喇叭”广播里的博士爷爷还有水平。

庞中华的行书很漂亮,但我并不耐烦摹这个。我虽还只是小学生,但从五岁开始每天就不知写了多少个字,都好些年了,字体也算半成形。再要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学别人怎么写,实在太痛苦。

不过,我却很喜欢看字帖儿。它的内容并不单调,名家诗文、名人故事、名人名言等等,各式各样的都有,我把它当书看。我那一盒也很有些意思,是名人情书。我当时被闻一多火山爆发般的“我的心肝”、“我的肉”吓了一跳呢!

“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句唐诗被新民晚报的人借用,成了编辑部的办报方针和口号。面向寻常百姓,即平民百姓,关心人、为人民办报的思想不是一个人一天形成的。

单说赵超构当初来上海时就住在虹口一条弄堂里,新中国成立后还住在那条弄堂里。夏天晚上乘凉,他喜欢与邻居的男女老少坐在一处谈话,听草根的鸟唱虫鸣各种声音。他小时在乡间生活,玩水时得了中耳炎,以至于老来重听,不大与人交游,家里连电话也没有装。1958年1月6日夜里,毛泽东邀他与周谷城、谈家桢到西湖刘庄去谈天,市里派人找他的“石库门”居所,找了半夜才找到门牌。

此前一年,即1957年春天,他奉命“大鸣大放”,至少写了一百篇上下叫《随笔》的杂文,对党和政府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批评,当然有些是片面偏激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搞错了。幸亏毛泽东保护过

中国传统伦理不仅重孝,而且讲“悌”。悌之本意虽指顺从兄长,实际上已牵涉到兄弟关系和手足之情了。

历史上,宫廷内为争王位,兄弟相残,屡见不鲜,但在宫外,却有着许多兄弟和睦的感人佳话。如唐代诗人王维因“安史之乱”未及逃身,被安禄山俘获,在刀枪威逼下被迫做官。

不久唐军平乱叛乱,收复二京,王维本应定罪下狱,其弟王缙向皇上求情:宁可放弃宰相位,为兄赎罪。唐肃宗念其兄弟情深,而王缙又平乱有功,非但对王维免罪,并留在朝廷任官。白居易赴忠州任职,其弟白行简一路奉陪,至今宜昌有三游洞,即记白氏兄弟与元稹三人的游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父亲13个月丧母,17个月丧父,幸亏有三个哥哥,轮流呵护,才把他抚养成人。我父母的婚姻,也是在长兄的关心下操办完成。自此我父才有了自己

早朝,海宁把奏折呈递乾隆皇帝。乾隆读罢勃然大怒,说他对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早有察觉,只是念他征战多年,立功无数才网开一面,孰料他竟然愈发不成体统,即命和珅赴云南查清李侍尧贪赃一案。

和珅到云南后,先向李侍尧宣读了圣旨,将他暂且革职,然后就再不过问此案,游山玩水去了。因为他明白,云南毕竟是李侍尧的地方,他在此地经营多年定然耳目众多,根深蒂固,寻找他贪赃的证据,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家人细心查访。这办法果然奏效,几天下来,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全都不怎么重要,远不足以置李侍尧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罢休,开始打李侍尧的大管家赵一恒的主意,赵一恒身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经他手,如果能敲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耐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向和珅作了交待,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待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的大上官员,当他们的面宣读了赵一恒的供述,一桩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证据,自己顽抗下去也毫无意义了,还不如从实招来,也许还能保全自己呢。于

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被迫行贿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大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地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住下一句。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已经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史书上写到李侍尧认罪时说:“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乾隆遂将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本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

乾隆皇帝遂最后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和珅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皇帝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此后,便是大贪官和珅崛起的故事了。(完)

没有戴帽。晚报复刊后,他的小言论改名《未晚谈》,刊登在夜光杯头条地位,“未晚”不晚,有预见,讲真话,句句中肯。不但是夜光杯,也是新民晚报的代表性发言,甚而有人称之为社会上代表了一般舆论的风向。

夕照城南二老人

张林岚

夜光杯受到读者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这根脊梁;新民晚报之所以称为晚报老大,也是因为这里有一面写着“林放”名号的旗帜。

的家。为报答兄长养育之恩,父亲每年都给兄长寄一笔钱以示感恩。母亲去世,三伯父怕我父亲寂寞,特地邀去他家住了一年,俟其心情好转后才回沪。

父亲常说:“战场难得父子兵,打虎难得亲兄弟。”以此来启发我们要珍惜兄弟之情。我是家中长子,下有二弟一妹。大弟小我两岁,小弟小我八岁。父母重视礼貌教育,小弟从小就“大阿哥”“小阿哥”地叫,凡是他的同事、朋友也都跟着这样叫,至今不变。

因我与大弟年龄相近,他仅低一个年级,小学、中学又在同一学校,自然玩得也多。小时候打球、捉蟋蟀、去小书摊看连环画,他都随我。在家吃饭取物,擦脸洗脚,他必在我后。兄弟对洗完脚,都是由他倒脚盆里的洗脚水。有一次我破例要倒,他硬是不肯。各自工作以后,依然如此。我每从农场回家探亲,与分在工矿的大弟重逢,每作日夜长谈,出则

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被迫行贿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大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地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住下一句。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已经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史书上写到李侍尧认罪时说:“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乾隆遂将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本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

乾隆皇帝遂最后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和珅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皇帝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此后,便是大贪官和珅崛起的故事了。(完)

在一起住宿。以前两人的家离得较远,晚年搬得近了,一在武康路,一在吴兴路,坐车过去只消十分钟。老哥俩见解相近,心情相同,颇能默契讲点真心话。巴老其中有些意思后来都写在他的《随想录》中。特别是《讲真话》这个题目,他俩讨论得最多。巴老当时曾表示,今后一定要讲真话,至少不作违心之论,赵超构笑道:“我做不到”,意思是应当尽量讲真心话,但在某种情况下,还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好朋友虽然同心同德,但个人所处境地却是不同的。

老头儿们在书房在走廊的阳光下说得眉飞色舞,很像黄永玉肖像画中的人物,应该指出,只有这一幅,画出了真正的巴金。

落日的余晖照满了那座花园,两位文坛老人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暮鼓晨钟,言犹在耳。

“五湖四海”那么多作者和读者朋友怎么来的?



日出而作·雨后 (水彩画) 苏军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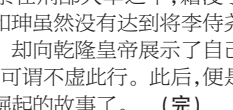
同行,睡则同床,两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记得我俩结伴第一次外出旅游,西子湖畔春光明媚,苏堤一株桃花一株柳,红绿相间,如同仙境。在三潭印月泛舟时,方才发现每只小船上尽是对对旅行结婚或新婚燕尔的男女情侣,只有我们一对是例外,被众人戏称为“兄弟情侣”。因大弟休假期短,必须返沪,而我则坐船赴苏州继续旅游,大弟一直送我到钓鱼桥码头,两人才依依不舍地挥手作别,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多年后每想起此事,便觉惭愧,曾与大弟提起过,并歉然道:“那次一定让你挨饿了。”没想到大弟却淡然笑道:“哪里还记得这么多!当时的感觉和想法,全都忘光了。”

多年以来,我与大弟之间一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情同手足,但也有失和之时。那年母亲病重,终日心忧,不料又与生分歧,在治疗问题上发生分歧,争执激烈,伤了和气,互不说话,心情更坏。如长期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与大弟主动言和,又怕失去为兄的尊严。那些天就一直在这种矛盾的煎熬中痛苦度日。直到一次在小弟家中聚会,散席时大弟执意要单独送我,星月下两人抚今追昔,仿佛又回到从前,才把持续了半多年的僵局得以化解,彼此和好如初。

有人曾说:父母总先我们而去,我们又总先儿女而去,史有兄弟姐妹,可是在世时相处最解放后人。诚哉是言!生命固赖物质而存,但又靠感情维系,缺一不可。



在一起住宿。以前两人的家离得较远,晚年搬得近了,一在武康路,一在吴兴路,坐车过去只消十分钟。老哥俩见解相近,心情相同,颇能默契讲点真心话。巴老其中有些意思后来都写在他的《随想录》中。特别是《讲真话》这个题目,他俩讨论得最多。巴老当时曾表示,今后一定要讲真话,至少不作违心之论,赵超构笑道:“我做不到”,意思是应当尽量讲真心话,但在某种情况下,还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好朋友虽然同心同德,但个人所处境地却是不同的。

老头儿们在书房在走廊的阳光下说得眉飞色舞,很像黄永玉肖像画中的人物,应该指出,只有这一幅,画出了真正的巴金。

落日的余晖照满了那座花园,两位文坛老人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暮鼓晨钟,言犹在耳。

“五湖四海”那么多作者和读者朋友怎么来的?



日出而作·雨后 (水彩画) 苏军权

同行,睡则同床,两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记得我俩结伴第一次外出旅游,西子湖畔春光明媚,苏堤一株桃花一株柳,红绿相间,如同仙境。在三潭印月泛舟时,方才发现每只小船上尽是对对旅行结婚或新婚燕尔的男女情侣,只有我们一对是例外,被众人戏称为“兄弟情侣”。因大弟休假期短,必须返沪,而我则坐船赴苏州继续旅游,大弟一直送我到钓鱼桥码头,两人才依依不舍地挥手作别,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多年后每想起此事,便觉惭愧,曾与大弟提起过,并歉然道:“那次一定让你挨饿了。”没想到大弟却淡然笑道:“哪里还记得这么多!当时的感觉和想法,全都忘光了。”

多年以来,我与大弟之间一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情同手足,但也有失和之时。那年母亲病重,终日心忧,不料又与生分歧,在治疗问题上发生分歧,争执激烈,伤了和气,互不说话,心情更坏。如长期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与大弟主动言和,又怕失去为兄的尊严。那些天就一直在这种矛盾的煎熬中痛苦度日。直到一次在小弟家中聚会,散席时大弟执意要单独送我,星月下两人抚今追昔,仿佛又回到从前,才把持续了半多年的僵局得以化解,彼此和好如初。

有人曾说:父母总先我们而去,我们又总先儿女而去,史有兄弟姐妹,可是在世时相处最解放后人。诚哉是言!生命固赖物质而存,但又靠感情维系,缺一不可。



在一起住宿。以前两人的家离得较远,晚年搬得近了,一在武康路,一在吴兴路,坐车过去只消十分钟。老哥俩见解相近,心情相同,颇能默契讲点真心话。巴老其中有些意思后来都写在他的《随想录》中。特别是《讲真话》这个题目,他俩讨论得最多。巴老当时曾表示,今后一定要讲真话,至少不作违心之论,赵超构笑道:“我做不到”,意思是应当尽量讲真心话,但在某种情况下,还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好朋友虽然同心同德,但个人所处境地却是不同的。

老头儿们在书房在走廊的阳光下说得眉飞色舞,很像黄永玉肖像画中的人物,应该指出,只有这一幅,画出了真正的巴金。

落日的余晖照满了那座花园,两位文坛老人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暮鼓晨钟,言犹在耳。

“五湖四海”那么多作者和读者朋友怎么来的?